

红

红楼梦人物系列：

凤

姐

曹雪芹 高鹗著 路振平 汤洋 编辑 湖南文艺出版社



红楼梦人物系列：

凤 姐

曹雪芹 高鹗著 路振平 汤洋 编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红楼梦人物系列

凤 姐

曹雪芹 高 鹗 著

路振平 汤 洋 辑录

责任编辑：汤亚竹

校 对：王 旭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5

字数：241,000 印数：1-5,000

简易精装： $\frac{\text{ISBN}7-5404-1694-7}{1 \cdot 1354}$ 定价：13.2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长沙市韶山路 158 号 邮编：410004)

目 录

第 一 回

林黛玉初识王熙凤 刘老老一进荣国府 …… (1)

第 二 回

遇知己凤姐诉衷肠 见美人贾瑞起淫心 …… (14)

第 三 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 (23)

第 四 回

揽差事协理宁国府 图谢礼弄权铁槛寺 …… (30)

第 五 回

承皇恩贾府接銮舆 排家宴凤姐迎国舅 …… (46)

第 六 回

露青丝平儿救贾琏 庆寿辰贾母重宝钗 …… (55)

第 七 回

做羹汤巧言谗姑母 踩门槛妙手裁月例 …… (61)

第 八 回

得乐且乐老老凑趣 以毒攻毒巧姐命名 …… (69)

第九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85)

第十回

脾气怪婆母遇尴尬 心性高丫鬟绝鸳鸯…… (101)

第十一回

偶逢大怒贾琏撞网 略施小慧袭人沾恩…… (112)

第十二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120)

第十三回

辱亲女姨娘争小利 思退步平儿成大体…… (131)

第十四回

多情女一笑抛荷包 浪荡子三思遗玉佩…… (143)

第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152)

第十六回

情妹妹耻情归地府 冷哥哥一冷入空门…… (163)

第十七回

听消息平儿禀主人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172)

第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178)

第十九回

弄小巧借利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191)

第二十回

邢夫人有心生嫌隙 王熙凤无意忍委屈…… (120)

第二十一回

显神通贾琏撞金钟 打秋风夏爷借银两…… (211)

第二十二回

捡香囊凤姐辩原由 抄名园丫鬟遭荼毒…… (220)

第二十三回

论金锁凤姐巧连姻 倒牛黄贾环重结怨…… (229)

第二十四回

风声鹤唳凤姐发疹 锦衣重裘岫烟戴德…… (239)

第二十五回

失通灵共商踩缉策 瞒消息独出掉包计…… (248)

第二十六回

试愚儿贾琏送通书 迎新人宝玉失魂魄…… (257)

第二十七回

大观园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266)

第二十八回

重盘剥凤姐抱羞惭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 (278)

第二十九回

史太君寿终入地府 王熙凤力拙失人心…… (292)

第三十回

托村姬病危忤宿冤 登簿册气咽归故里…… (301)

第三十一回

得急信贾琏远探父 聚赌徒贾环独承家…… (310)

第三十二回

记微嫌舅舅卖弱女 报大恩老老收孤苗…… (321)

第一回

林黛玉初识王熙凤 刘老老一进荣国府

话说维扬^①地方巡盐御史林如海，乃前科的探花^②，本贯姑苏人氏，年已五十，嫡妻^③贾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夫妻爱如掌上明珠。不料黛玉六岁上贾氏一病身亡。都中岳母念及外孙女无人依傍，遣了男女船只接黛玉入京。黛玉含泪拜别父亲，随了奶娘及贾府中几个老妇登舟而去。

不一日，到了京都，黛玉弃舟登岸时，便有贾府打发了轿子并拉行李车儿久候了。黛玉上轿，行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正门不开，只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

黛玉想道：“这是外祖的长房了。”又往西不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却不进正门，只由西角门而进。轿子抬着走了一箭之远，将转弯时，便歇了轿，后面的婆子也都下来了，另换了四个眉目秀洁的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抬着轿子，众婆子步下跟随，至一垂花门前落下，众小厮又退了出

① 维扬——扬州。 ② 探花——全国举人会试后，再经殿试取为第三名的称探花。 ③ 嫡（dí 敌）妻——封建社会中称正妻为“嫡妻”。

去，众婆子上前打起轿帘，扶黛玉下了轿。

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超手游廊^①，正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风。转过屏风，小小三间厅，厅后便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皆是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雀鸟。台阶上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见她们来了，都笑迎上来，道：“刚才老太太还念诵呢！可巧就来了。”于是三四人争着打帘子，——一面听得人说：“林姑娘来了！”

黛玉方进房，只见两个人扶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黛玉知是外祖母了，正欲下拜，早被外祖母抱住，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当下侍立之人，无不下泪；黛玉也哭个不休。一时众人慢慢解劝住了，黛玉方拜见了外祖母。当下贾母一一指与黛玉道：“这是你大舅母^②。——这是二舅母^③。——这是你先前珠大哥的媳妇珠大嫂子^④。”黛玉一一拜见。贾母又叫：“请姑娘们！今日远客来了，可以不必上学去了。”众人答应了一声，便去了两个。

不一时，只见三个奶妈并五六个丫鬟拥着三位姑娘来了，其钗环裙袄，三人皆是一样的妆束。黛玉忙起身迎上来见礼，互相厮认；归了坐位，丫鬟送上茶来；不过叙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请医服药，如何送死发丧。不免贾母又伤感起来，因说：“我这些女孩儿，所疼的独有你母亲，今一旦先我而亡，连面也不能一见，怎不伤心！”

一语未完，只听后院中有笑语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

① 超手游廊——自二门起向两旁环抱的走廊。 ② 大舅母——即邢夫人。贾赦之妻，贾琏之母，凤姐之婆婆。 ③ 二舅母——即王夫人。贾政之妻，宝玉之母，凤姐之姑母。 ④ 珠大嫂子——即李纨，字宫裁。贾政长子贾珠之妻。

接远客！”黛玉思忖着：“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如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拥着一个丽人，从后房进来，这个人打扮与姑娘们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缨络圈，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褙袄^①，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掉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黛玉连忙起身接见。贾母笑道：“你不认得她：她是我们这里有一个有名的一个泼辣货，南京所谓‘辣子’，你只叫她‘凤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称呼，众姊妹都忙告诉黛玉道：“这是琏二嫂子。”黛玉虽不曾识面，听见她母亲说过：大舅贾赦之子贾琏，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的内侄女；自幼假充男儿教养，学名叫做王熙凤。黛玉忙陪笑见礼，以“嫂”呼之。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的孙女儿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只可怜我这妹妹这么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再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别再提了！”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她身上，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了老祖宗了。该打，该打！”又忙拉着黛玉的手，问道：“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别想家，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

^① 褙（kèn 揷）——上衣靠腋下的接缝部分，俗称腰身。

也只管告诉我。”黛玉一一答应。一面熙凤又问人：“林姑娘的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屋子叫她们歇歇儿去。”

说话时，已摆了果茶上来，熙凤亲自布让。又见二舅母问她：“月钱^①放完了没有？”熙凤道：“放完了。刚才带了人到后楼上找缎子，找了半日，也没见昨儿太太说的那个；想必太太记错了。”王夫人道：“有没有，什么要紧！”因又说道：“该随手拿出两个来给你这妹妹裁衣裳啊！等晚上想着再叫人去拿罢！”熙凤道：“我倒先料着了，知道妹妹这两日必到，我已经预备下了；等太太回去过了目，好送来。”王夫人一笑，点头不语。

当下贾母就把黛玉安置在自己里间的碧纱橱里，与宝玉同处一室，这且不表。

如今且说凤姐有一远亲，就在城外住着，姓王，祖上曾作过小小京官，昔年曾与凤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认识。因贪王家的势利，便连了宗^②，认作侄儿。那时只有王夫人之大兄凤姐之父与王夫人随在京的知有此一门远族，余者也皆不知。目今其祖早故，只有一个儿子，名唤王成，因家业萧条，仍搬出城外乡村中住了。王成新近亦因病身故，有子小名狗儿，娶妻刘氏，生子小名板儿；又生一女，名唤青儿：一家四口，以务农为业。因狗儿白日间自作些生计，刘氏又操井臼^③等事，青板姊弟两个，无人照管，狗儿遂将岳母刘老老接来，一处过活。

这刘老老乃是个久经世代的老寡妇，膝下又无子息，只靠两亩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了养活，岂不愿意？遂一心一计，

① 月钱——每月按等级支給的零用钱。 ② 连宗——封建社会时，同姓而没有宗族关系的人认作本家。 ③ 井臼——汲水舂米，泛指操持家务。

帮着女儿女婿过活。因这年秋尽冬初，天气冷将上来，家中冬事未办，狗儿未免心中烦躁，吃了几杯闷酒，在家里闲寻气恼，刘氏不敢顶撞。因此刘老老看不过，便劝道：“姑爷，你别噎着我多嘴：咱们村庄人家儿，那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守着多大碗儿吃多大的饭呢！你皆因年小的时候，托着老子娘的福，吃喝惯了，如今所以有了钱就顾头不顾尾，没了钱就瞎生气，成了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呢！如今咱们虽离城住着，终是天子脚下。这‘长安’城中，遍地都是钱，只可惜没人会去拿罢了。在家跳踢也没用！”狗儿听了道：“你老只会在炕头上坐着混说，难道叫我打劫去不成？”刘老老说道：“谁叫你去打劫呢？也到底大家想个方法儿才好。不然，那银子钱会自己跑到咱们家里来不成？”狗儿冷笑道：“有法儿还等到这会子呢！我又没有收税的亲戚、做官的朋友，有什么法子可想的？就有，也只怕他们未必来理我们呢！”

刘老老道：“这倒不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咱们谋到了，靠菩萨的保佑，有些机会，也未可知。我倒替你们想出一个机会来。当日你们原是和金陵王家连过宗的。二十年前，他们看承你们还好，如今是你们拉硬屎，不肯去就和他，才疏远起来。想当初我和女儿还去过一遭，他家的二小姐，着实爽快会待人的，倒不拿大。如今现是荣国府贾二老爷的夫人，听见他们说，如今上了年纪，越发怜贫恤老的了，又爱斋僧布施，舍米舍钱。如今王府虽升了官儿，只怕二姑太太还认的咱们，你为什么不走动走动？或者她还念旧，有些好处也未可知。只要她发点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咱们的腰还粗呢？”狗儿听如此一说，便笑接道：“老老既如此说，况且当年你又见过这姑太太一次，何不明日你老人家就走一趟？我教你老人家一个法子：你竟带了孙子板儿，先去找陪房周瑞。这周瑞先时曾和我父亲交

过一件事，我们是极好的。”当晚计议已定。

次日天未明时，刘老老便起来梳洗了，又将板儿教了几句话；五六岁的孩子，听见带了他进城逛去，喜欢的无不应承。于是刘老老带了板儿，进城至宁荣街来。到了荣府大门前石狮子旁边，只见满门口的轿马。刘老老不敢过去，掸掸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然后溜到角门前，只见几个挺胸凸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门上，说东谈西的。刘老老只得蹭上来问：“太爷们纳福！”众人打量了一会，便问：“是那里来的？”刘老老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爷的。烦那位太爷替我请他出来。”那些人听了，都不理她，半日，方说道：“你远远的那墙畸角儿等着，一会子他们家里就有人出来。”内中有个年老的说道：“何苦误她的事呢？”因向刘老老道：“周大爷往南边去了。他在后一带住着，他们奶奶儿倒在家呢。你打这边绕到后街门上找就是了。”

刘老老谢了，遂领着板儿绕至后门上，只见门上歇着些生意担子，也有卖吃的，也有卖玩耍的，闹吵吵三二十个孩子在那里。刘老老便拉住一个道：“我问哥儿一声：有个周大娘在家么？”那孩子翻眼瞅着道：“那个周大娘？我们这里周大娘有几个呢！不知那一个行当儿上的？”刘老老道：“她是太太的陪房。”那孩子道：“这个容易，你跟了我来。”引着刘老老进了后院，到一个院子墙边，指道：“这就是她家。”又叫道：“周大妈，有个老奶子找你呢！”

周瑞家的在内忙迎出来，问：“是那位？”刘老老迎上来笑问道：“好啊？周嫂子。”周瑞家的认了半日，方笑道：“刘老老，你好！你说么，这几年不见，我就忘了。请家里坐。”刘老老一面走，一面笑说道：“你老是‘贵人多忘事’了，那里还记得我们？”说着，来至房中，周瑞家的命雇的小丫头倒上茶来吃着。周瑞

家的又问道：“板儿长了这么大了么！”又问些别后闲话，又问刘老老：“今日还是路过，还是特来的？”刘老老便说：“原是特来瞧瞧嫂子；二则也请请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领我见一见更好；若不能，就借重嫂子转致意罢了。”

周瑞家的听了，便已猜着几分来意。只因她丈夫昔年争买田地一事，多得狗儿他父亲之力，今见刘老老如此，心中难却其意；二则也要显弄自己的体面。便笑说：“老老你放心！大远的诚心诚意来了，岂有个不叫你见个真佛儿去的呢？论理，人来客至，却都不与我相干。我们这里都是各占一样儿：我们男的只管春秋两季地租子，闲了时带着小爷们出门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奶们出门的事。皆因你是太太的亲戚，又拿我当个人，投奔了我来，我竟破个例给你通个信儿去。——但只一件，你还不知道呢！我们这里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不理事，都是琏二奶奶当家。你打量琏二奶奶是谁？就是太太的内侄女儿，大舅老爷的女孩儿，小名儿叫凤哥的。”

刘老老听了，忙问道：“原来是她？怪道呢，我当日就说她不错。这么说起来，我今儿还得见她了？”周瑞家的道：“这个自然。如今有客来，都是凤姑娘周旋接待，今儿宁可不见太太，倒得见她一面，才不枉走这一遭儿。”刘老老道：“阿弥陀佛！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说：“老老说那里话？俗语说的好：‘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不过用我一句话，又费不着我什么。”说着，便唤小丫头到倒厅^①上悄悄的打听老太太屋里摆了饭了没有。小丫头去了。

这里二人又说了些闲话。刘老老因说：“这位凤姑娘，今年不过十八九岁罢了，就这等有本事，当这样的家，可是难得

① 倒厅——古代大厅多坐北朝南，故把坐南朝北的大厅称“倒厅”。

的！”周瑞家的听了道：“嘻！我的老老，告诉不得你呢！这凤姑娘年纪儿虽小，行事儿比是人^①都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儿似的，少说着只怕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不过她呢！回来你见了就知道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严些儿。”说着，小丫头回来说：“老太太屋里摆完了饭了，二奶奶在太太屋里呢。”

周瑞家的听了，连忙起身催着刘老老：“快走，这一下来就只吃饭是个空儿，咱们先等着去。若迟了一步，回事的人多了，就难说了。再歇了中觉，越发没时候了。”说着，一齐下了炕，整顿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跟着周瑞家的，逶迤往贾琏的住宅来。先至倒厅，周瑞家的将刘老老安插住等着，自己却先过影壁，走进了院门，知凤姐尚未出来，先找着凤姐的一个心腹通房大丫头^②名唤平儿的；周瑞家的先将刘老老起初来历说明，又说：“今日大远的来请安，当日太太是常会的，所以我带了她过来。等着奶奶下来，我细细儿的回明了，想来奶奶也不至嗔着我莽撞的。”

平儿听了，便作了个主意：“叫他们进来，先在这里坐着就是了。”周瑞家的才出去领了他们进来。上了正房台阶，小丫头打起猩红毡帘，才入堂屋，只闻一阵香扑了脸来，竟不知是何气味，身子就像在云端里一般。满屋里的东西都是耀眼争光，使人头晕目眩；刘老老此时只有点头砸嘴念佛而已。于是走到东边这间屋里，乃是贾琏的女儿睡觉之所。平儿站在炕沿边，打量了刘老老两眼，只得问个好，让了坐。刘老老见平儿遍身绫罗，插金戴银，花容月貌，便当是凤姐儿了，才要称“姑奶奶”，只见周瑞家的说：“她是平姑娘！”又见平儿赶着周瑞家的

① 是人——任何人。 ② 通房大丫头——丫头被收纳为妾。

叫她“周大娘”，方知不过是个有体面的丫头。于是让刘老老和板儿上了炕，平儿和周瑞家的对面坐在炕沿上，小丫头们倒了茶来吃了。

刘老老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很似打罗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铤似的，却不住的乱晃，刘老老心中想着：“这是什么东西？有煞用处呢？”正发呆时，陡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倒吓得不住的展眼儿。接着一连又是八九下，欲待问时，只见小丫头们一齐乱跑，说：“奶奶下来了！”平儿和周瑞家的忙起身说：“老老只管坐着，等是时候儿，我们来请你。”说着迎出去了。

刘老老屏声侧耳默候，只听远远有人笑声，约有一二十个妇人，衣裙窸窣^①，渐入堂屋，往那边屋内去了。又见三两个妇人，都捧着大红油漆盒，进这边来等候。听得那边说道“摆饭”，渐渐的人才散出去，只有伺候端菜的几个人。半日鸦雀不闻。忽见两个人抬了一张炕桌来，放在这边炕上，桌上碗盘摆列，仍是满满的鱼肉，不过略动了几样。板儿一见，就吵着要肉吃，刘老老打了他一巴掌。忽见周瑞家的笑嘻嘻走过来，招手儿叫她，刘老老会意，于是带着板儿下炕，至堂屋中间，周瑞家的又和她咕唧了一会子，方蹭到这边屋内。

只见门外铜钩上悬着大红酒花软帘，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红条毡，靠东边板壁立着一个锁子锦^②的靠背和一个引枕，铺着金心绿闪缎大坐褥，傍边有银唾盒。那凤姐家常带着紫貂

① 窸窣（xī sū 悉苏）——衣裙摆动所发出的轻微声音。 ② 锁子锦——用金色丝线织成锁链形图案的锦缎。

昭君套^①，围着攒珠勒子，穿着桃红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②，拨手炉内的灰。平儿站在炕沿边，捧着小小的一个填漆茶盘，盘内一个小盖钟儿^③。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那灰，慢慢的道：“怎么还不请进来？”一面说，一面抬身要茶时，只见周瑞家的已带了两个人立在面前了，这才忙欲起身；犹未起身时，满面春风的问好，又嗔着周瑞家的：“怎么不早说！”刘老老已在地下拜了几拜，问姑奶奶安。凤姐忙说：“周姐姐，搀着不拜罢！我年轻，不大认得，可也不知是什么辈数儿，不敢称呼。”周瑞家的忙回道：“这就是我才回的那个老老了。”凤姐点头。刘老老已在炕沿上坐下了。板儿便躲在她背后，百般的哄他出来作揖，他死也不肯。

凤姐笑道：“亲戚们不大走动，都疏远了。知道的呢，说你们弃嫌我们，不肯常来；不知道的那起小人，还只当我们眼里没人似的！”刘老老忙念佛道：“我们家道艰难，走不起。来到这里，没的给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爷们瞧着也不像。”凤姐笑道：“这话没的叫人恶心，——不过托赖着祖父的虚名，作个穷官儿罢咧，谁家有什么？不过也是个空架子！俗语儿说的好，‘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呢，何况你我？”说着，又问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没有？”周瑞家的道：“等奶奶的示下。”凤姐儿道：“你去瞧瞧，要是有人就罢；要得闲呢，就回了，看怎么说。”周瑞家的答应去了。

这里凤姐叫人抓了些果子给板儿吃，刚问了几句闲话时，就有家下许多媳妇儿管事的来回话。平儿回了，凤姐道：“我这

① 昭君套——没有顶的女用皮帽罩，形同戏曲中昭君出塞所戴的帽。 ② 火箸（zhù 驻）儿——火筷子。 ③ 小盖钟儿——一种有盖的小茶杯。

里陪客呢，晚上再来回。要有紧事，你就带进来现办。”平儿出去，一会进来说：“我问了，没什么要紧的。我叫她们散了。”凤姐点头。只见周瑞家的回来，向凤姐道：“太太说：‘今日不得闲儿，二奶奶陪着也是一样，多谢费心想着。要是白来逛逛呢，便罢；有什么说的，只管告诉二奶奶！’”刘老老道：“也没甚的说，不过来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亲戚们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没有什么说的便罢；要有话，只管回二奶奶，和太太是一样儿的。”一面说，一面递了个眼色儿。

刘老老会意，未语先红了脸，待要不说，今日所为何来？只得勉强说道：“论今日初次见姑奶奶，原不该说的；只是大远的奔了你老这里来，少不得说了……”刚说到这里，只听二门上小厮们回说：“东府里小大爷进来了！”凤姐忙和刘老老摆手道：“不必说了！”一面便问：“你蓉大爷在那里呢？”只听一路靴子响，进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段苗条，美服华冠，轻裘宝带。刘老老此时坐不是，站不是，藏没处藏，躲没处躲。凤姐笑道：“你只管坐着罢，这是我侄儿。”刘老老才扭扭捏捏的在炕沿儿上侧身坐下。

那贾蓉请了安，笑回道：“我父亲打发我来求婶子，上回老舅太太给婶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儿请个要紧的客，借了略摆一摆就送来。”凤姐道：“你来迟了，昨儿已经给了人了。”贾蓉听说，便笑嘻嘻的在炕沿上下个半跪道：“婶子要不借，我父亲又说我不会说话了；又要挨一顿好打。好婶子，只当可怜我罢！”凤姐笑道：“也没见我们王家的东西都是好的？你们那里放着那些好东西，只别看见我的东西才罢，一见了就想拿了去。”贾蓉笑道：“只求姑娘开恩罢！”凤姐道：“碰坏一点儿，你可仔细你的皮！”因命平儿拿了楼门上钥匙，叫几个妥当人来抬去。贾蓉喜的眉开眼笑，忙说：“我亲自带人拿去，别叫她们乱碰。”说着便